

描绘新时代强军兴军壮丽画卷

——学习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系列文章之二



陈琳：现场聆听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后，深受鼓舞，倍感振奋。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，意义深远，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5点希望，也指出了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，非常精准、非常深入，为进一步推进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。作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，深刻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，做到不断提高政治觉悟，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与党同心同德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，描绘新时代强军兴军壮丽画卷。

一是要坚持以文艺振奋民族精神。习主席指出，“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，文艺是时代的号角。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进程中，一大批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坚定了民族自信心。进入新时代，艺术家们聚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，用优秀的作品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性变革、取得的历史性成就。同时，艺术家的出色创作也使中华民族精神迸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，为弘扬中国精神、凝聚中国力量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作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，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，把人生追求、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、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，在坚持弘扬正道、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。

二是要坚持创作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。习主席指出，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，衡量文学家、

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。”军队的美术工作者作为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一支宣传力量，在军队的发展建设中更要精益求精，更要勇于创新，更要承担起历史重任；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；时刻做到文艺要服务于国家，服务于人民，服务于军队，讲好军队故事。用手中的画笔反映军队发展与建设的新成就，反映部队官兵聚焦备战打仗的新风貌；用美术作品更好地塑造部队英雄人物，传播英雄事迹。坚持不懈上高山、下海岛、登军舰，深入基层，走进军营，贴近官兵，真正用心、用情去体验去感受军营的训练和生活，深入寻找和挖掘艺术创作的灵感和素材，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民族、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、无愧于伟大军队的优秀艺术作品。

三是要坚持注重开拓文艺新境界。习主席强调，“源于人民、为了人民、属于人民，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，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。”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，就必须正确运用新的技术、新的手段，激发创意灵感，丰富文化内涵，表达思想情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文艺创作呈现出更有内涵、更有潜力的新境界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军事文艺更要扎根军营生活。作为军队美术工作者，我的创作始终聚焦军事题材，围绕重大主题，倾情反映海空部队、海军航空兵、海军陆战队等基层部队发展建设、备战训练的成就和场景。面对我们的基层官兵，面对他们的英雄事迹，创作者的灵感时常会被触动、被感染。只有真实面对、真情投入才能创作出感动官兵、感动读者和观众的艺术作品；只有创作出有信仰、有思想、有战斗精神的艺术作品，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，讲好人民军队的故事，才能实现鼓舞官兵士气、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价值意义，才能做到艺术由高原走向高峰。

（作者为中国文联十一大军队代表团代表）

王一帆：现场聆听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，我倍感肩上的责任。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，“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，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。”习主席的殷殷嘱托，揭示了文艺发展和文艺生命的根本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。

过去一段时期，社会上有所谓的“圈子”现象，一些文艺界人士对待作品的态度和影响态度极不严肃，以通俗大众为名搞庸俗、低俗、媚俗，以贴近生活为名制造、跟风、鼓吹不良风气，以艺术创新为名搞怪陆离、荒唐走板的东西。这样的创作对于文艺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军队文艺工作者是党的文艺战士，应当成为弘扬社会正能量、集聚民族精气神的积极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，在坚持党的文艺方向、创造时代精品力作上走在前列。什么是高质量的作品？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三条标准，即：内容选材要严，思想开掘要深，艺术创造要精。

内容选材要严，我理解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对时代之变、中国之进、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、萃取题材，展现中华历史之美、山河之美、文化之美，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、创造之力、发展之果。一句话，就是要大写特写伟大历史、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，而不能居于蜗角蝇头、沉于无病呻吟、陷入独影自怜。我在筹划国家重大题材美术作品《重中四个现代化》时，精心挑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工业、农业、国防和科技领域几十项标志性成果，反复比较、求证和征求意见，最后确定具有代表性、时代性的11项重大作品中。作品展出后引起热烈反响，把人们一下子带入到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从而由衷敬佩感叹我们党的决策英明、中国人民的勤劳伟大。

思想开掘要深，我理解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真情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，生动讴歌改革创新时代的火热实践，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，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

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，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。一句话，就是要充分挖掘和展示作品的思想内涵、时代特征和精神力量，浸透出创作者对社会、对生活、对人民的情感表达，而不能是单纯地要技艺、去博眼球、逐虚名，让人观后如同嚼蜡、寡淡无味或者低级愉悦。我在创作《冲出C型圈》中，用雷达布局一个大包围圈，一架巨型中国歼击机破圈而出，一名中国飞行员昂然站立、傲视前方，意在表达人民空军不惧强敌对我形成的包围圈，敢于亮剑、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。画面虽然简单，却反映出当下我军敢打必胜的决心信念。

艺术创造要精，我理解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、勇于创新，专心致志、久久为功，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达方式，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，使作品更具冲击力和感染力。一句话，就是要使艺术表达形式与思想文化内涵有机统一、相得益彰。我创作的《重中四个现代化》，居中场景是周总理1975年初抱病出席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。为了画好周总理当时的神态，我无数遍观看录像资料，一边看一边感受现场，一边流着泪打草稿、勾线、泼粉和着色时着力营造当时的场景和气氛，以表达周总理为四个现代化而呕心沥血的精神。仅周总理的面部表情就画了近百遍，每次抚摸、擦拭他的画像就如同周总理在对话。最后完稿时我已几乎虚脱，但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专家和观众们的高度评价。

正如习主席在讲话中所强调的，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，衡量文学家、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。”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，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、用作品说话，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，为助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出更大贡献。

（作者为中国文联十一大军队代表团代表）

谈艺现象

深度对话，解读现象



罗金沐：2021年9月，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作《歌未竟，东方白——毛泽东诗词25首精赏》。该书对毛泽东及其诗词创作成就进行了深入研究，还从历史、文化等独特视角作了独到解读。此次收入您新书的25首毛泽东诗词，有什么特点？

朱向前：这25首毛泽东诗词作品，是我根据多年研究和欣赏的心得成果精选出来的。我想通过这样一个精选本，让更多的人走进毛泽东诗词，走近毛泽东。

毛泽东诗词的特点是“以诗记史，诗史合一”，它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。他的诗词，是统帅的诗，是战士的诗，也是文人的诗，更是老百姓的诗。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……有一股磅礴的气势和力量，有一种为百姓代言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广阔胸襟。它是枪林弹雨下精神情感的写照，还是一种生命形态的记录，更是一个大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代言。

罗金沐：您在新书中重点对毛泽东诗词做了比较研究，得出哪些结论？

朱向前：我注重从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革命历史中抽丝剥茧，以诗带人，以人带史，以史带论。从中探寻毛泽东是如何以磅礴豪迈的诗词展示出伟人的雄浑气魄，同时又是怎样以一个文化巨人的家国情怀和浪漫主义，书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场景和建设事业蓝图，以此探寻毛泽东即使身处逆境也一往无前的强大内心世界；试图将其艺术创作与时代环境、历史背景结合，探究更深层次的毛泽东独有的性格、智慧、魄力和魅力。

就创作的时间节点或历史背景而言，纵观毛泽东诗词创作时段，可以说是生死关头和艰苦环境中，他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。譬如，两首《沁园春》之间，从1925年到1936年，对毛泽东个人命运和中国革命进程来讲都是最跌宕起伏、最凶险莫测的时期。而恰在这11年中，毛泽东写下了他诗词中主要的华彩篇章，特别是冲锋于枪林弹雨之间、跋涉于生死离别之际的长征路上，毛泽东反而豪情喷涌，诗兴大发，仅在1935年10月就写下了4首词。

罗金沐：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呢？

朱向前：对此毛泽东也曾百思不得其解。1949年12月中旬，在出访苏联的专列上，毛泽东对苏联汉学家兼翻译费德林感慨万分地说，“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，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、身心交瘁之时，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分钟的时候，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，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”

罗金沐：毛泽东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，无论是“四渡赤水出奇兵”的传奇，还是对辽沈、淮海、平津“三大战役”的指挥调度，都彰显了一位战略家的军事指挥才华，您怎么看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战略意境？

朱向前：毛泽东既是诗词大家、文章大家，也是书法大家。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艰苦卓绝，毛泽东的诗词却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、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。《沁园春·雪》是这些诗词高峰中的巅峰，它集毛泽东诗词的“气势磅礴、想象浪漫、文辞华美”三大特征于一身，足以傲视词林，雄视千古。

如果从“政治诗”的角度去发掘毛泽东诗词，还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。1936年2月，毛泽东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去抗日，在陕西清涧县黄河边一个小山村遇到大雪，便写下了这首词，这首千古雄词是中年毛泽东完胜天下的胜利预言。他站在历史高处，却连接中国民间大地。在他眼中，多少艰难困苦，多少庞然大物也犹如须弥芥子，何足道哉？

罗金沐：毛泽东诗词传递出怎样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？

朱向前：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诗词只是他的爱好。从1840年以来，中华民族是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民族自信心不断下滑。按鲁迅的说法是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力。中国共产党

「诗史合一」与文化自信

关于《歌未竟，东方白——毛泽东诗词二十五首精赏》的对话

罗金沐 朱向前

成立后，才扭转了这一局面，直到1949年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。此后不久，我们保家卫国，抗美援朝，在世界上立起了一个崭新中国的自信形象。

比如，毛泽东在《如梦令·元旦》中写道，“宁化、清流、归化，路隘林深苔滑。今日向何方，直指武夷山下。山下、山下，风展红旗如画。”字里行间没有艰难困苦，而是以诗人审美的眼光去看半山腰里的红军队伍逶迤而来，只觉得红旗招展、风景如画。单从字面意思来看，读者甚至感受不到红军此时正在出生入死、杀开血路，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危难困境，这是何等气魄，何等境界！

罗金沐：您最初从事诗歌创作，一度转向小说创作，后来从事文学评论，退休后把研究重心转到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，这期间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
朱向前：毛泽东诗词令我感动，令我着迷。这影响的不仅仅是我的诗歌、我的文学，甚至还有我的人生。大概10岁左右，我接触到毛泽东诗词，看的是周振甫先生注释的《毛主席诗词》。当时我虽然看不太懂，但还是天天翻看这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书，把里面37首诗词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，这算是早年积累的童子功。

2005年以来，我先后出版《诗词合一——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》《诗史合一——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》《恰同学少年》《毛泽东诗词青春版》等4本专著。我对毛泽东文化历史意识的学习和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所谓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。毛泽东是用诗写史，也是以史写诗，正事写史，余事写诗，诗史合一，是为史诗。堪称一等一的大诗人，大手笔。

罗金沐：您觉得当代年轻人应该如何学习毛泽东诗词，从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身上汲取怎样的精神？

朱向前：要学习他的精神力量，一种强大的意志力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虽然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有些人精神生活匮乏，这恐怕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毛泽东爱读书、爱学习。他从四五岁开始启蒙，读了将近80年的书，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，他都真正做到手不释卷、嗜书如命。这种从不懈怠的学习精神，这种压倒一切的强大意志力，确实值得今天的年轻人学习。

罗金沐：今天，我们学习毛泽东诗词有何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？

朱向前：纵观历史，很少有诗人的作品能够像毛泽东诗词一样，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，持续焕发出新鲜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，普遍地成为人们精神情感的表达方式，且与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理想追求遥相对接。毛泽东诗词中的经典诗句一再嵌入社会话语变迁的潮头，它的诗史精神一再叩问当代思想文化价值走向，标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。

佳作读评

品味艺境，引领审美

何鸿的长篇小说《大西迁》（花城出版社2021年9月），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描写了上海炼钢厂辗转西迁的艰难历程。作家何鸿任职于重庆钢铁集团。重钢集团，与历史上的上海炼钢厂有着颇深的渊源。何鸿选择这一题材，自有深情。她花费数年时间做案头研究，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和档案文献；又花费数年时间钩沉索隐，走访多地，扎实采访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劈波斩浪之笔，完成了这部寄寓家国情深的宏大叙事之作。

文学的宏大叙事，往往指称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的文本。此类作品多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，在特定的宏阔语境下展开史实描述和世相言说。因此，宏大叙事既追求艺术审美，更追求史学价值，经由经典化的史诗书写，达成文本的文学价值和超文学意义。但凡有雄心的作家，无不希望写出一本史诗级别的宏大叙事之作，以此确立自己的文学成就。然而，宏大

宏阔的家国叙事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大西迁》

李清泉

叙事之宏大，不仅体现在题材和体量上，更体现在视野和格局上。题材之重大、文本体量之庞大，往往只是作品的外在形态，博大的历史视野和通达的思想格局，才是决定作品境界和高度的根本所在。《大西迁》主要是由两条故事主线交替发展。第一条主要线索是上海炼钢厂的铁血西迁之路；另一条主要线索，则是主人公张辅枢与两个弟弟张轶栋、张华盛，跟随母亲辗转武汉、宜昌等地，尝遍饥寒恐惧、颠沛流离，最后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。其间，诸如汉阳闹市、招牌风波、捕鼠行动、大治阻迁、智借船帮等插曲，写得一波三折，而短暂重逢等亲

情故事，又写得扣人心弦、荡气回肠。

通常来说，女性作家更倾向于个体叙事和内在表达，而对具有史学意义的重大题材和宏阔命题不甚热衷。何鸿其人虽是典型的川渝女子，人文视野却甚是开阔。《大西迁》打开并展现了历史的另一重面相，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想象，进而重新建构起历史的场域。书中人物，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还是虚构的生命个体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艺术形象，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人物处理与叙事策略上，《大西迁》亦颇见匠心。她不为写人而写人，而是将人放入特定的环境里，在特定的事件推

进中，逐渐呈现人物的精神面貌与性格特质。再加上细致的心理描写、合理的想象、丰富的感情，使得小说文本具有真实性与虚构性相统一的艺术特征。

从故事发展中建立并最终确认人物形象，是传统叙事的常用之法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《大西迁》的叙事颇得此种传统之精髓。另外，小说不仅就人论事，也不只空泛地表达爱国之情，而是在个人之上有其家庭，家庭之上有其祖国。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此三者融汇交融，既有传统儒家“修齐治平”之义，又在叙事学上构成富有张力的层次，从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，共同达成了这一题材宏阔的家国叙事。



红军过雪山(中国画)

刘宇一作

长征

第五三四八期